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盡其日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丙戌尚書右僕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鑾事實 皇太后回鑾事實序曰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徳要道為先唯其體純孝之性

于自然謹欽愛之誠而不匱烝烝翼翼造次靡違則上可以格于神明下可以刑于海寓天之丕應也如形聲之相隨也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來光映史冊矣恭惟皇帝陛下比姚虞之盡善盡美邁湯后之克寛克仁爰自即位以來慨念慈闈夐有封疆之阻未明而興當食以歎履至尊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一日以為歡也大謀長筭時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兾承顔問膳之樂聘使交馳閱

十六載矣至于恭上冊寶以伸南陔之思宏建殿宇以崇長樂之奉自惟鑾輿器用之屬與左右供奉之人前期趣辦罔不畢具然後申遣信臣益加勤請天啓隣國之意悉如聖心颿馭旋歸丕受四海九州之養閎休茂烈焜燿今古載籍所傳未之有也緊聖孝之至格于神明上帝溥臨默垂孚祐克濟登玆於皇懿哉顧念太史之官以論譔為職國有大慶所當備書矧嘗下明詔俾之緒藁而因仍積歲曠弗置員紬繹之功蔑如莫著臣

屬奉訓言典司事領遂與修撰臣允忠等博求本末趣
就編摩累月之間修章粗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堅明
和好之遠圖肇正鴻名導迎程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
褒榮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同歲時用度之凡目姻族
資蔭之等差下逮彖裁禮制之官服勞闈閤之吏增秩
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揄揚抃蹈之辭亦無不具
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訖于紹興壬戌還御慈寧
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為十冊稽探事實畧已詳盡輒諏

日拜章慶于御府昔鄭國城頡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朝誠不可並世而語唯是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進退慚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寧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怡色愉聲奉承太母冬温夏凊彌億萬年喜氣溢于九重歡謠洽于四海表則是書推之陛下孝治之𠥼以廸令日之懿自我作古貽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托

名篇秩附天地以不朽實千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矜其淺陋而賜採擇焉臣不勝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實録院詳定一司勅令陽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戸食實封七百戸臣万俟卨謹序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上即位于南京實宣和皇后從狩之年也聖心懷思遣使不絶于道至紹興之六年凡十載間無慮數十輩自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何蘚還安問

踵至三月九日車駕幸建康十一日行殿內殿進呈吏部尚書孫近等奏奉旨講究宣和皇后合行推崇典禮宣和皇后尊號曰皇太后詔曰推立愛之道蓋本于事親昭欽養之誠莫先于隆禮爰正母儀之位以形孝治之風宣和皇后靜順承天柔明育德夙擁慶羙是生渺冲陰教表于六宮羙化行乎四海閔予小子逢此日罹迺骨肉之至親偕父兄而時邁十年地阻懐陟岵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諱興言痛憏增慕劬勞

顧家難以何堪惟毋慈之是恃念從狩襄城之野遠播徽音將迎還長樂之宮永依善訓屬當在久亟議推崇日用三牲期致天下之養毋臨萬㝢且極域中之尊延望慈闈恭加宣和皇后宜尊為皇太后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應合行典禮令禮官討論以聞王倫等還越四日有旨復以倫為徽猷閣學士借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再使高公繪以左武大夫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副之

紹興八年正月十四日臣𢎞奏曰士大夫多言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不便議論謂朝廷失此機會乞名請大將更問以此事上曰不須恤此今日事勢須當議和兩宮與皇太后皆未還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尚書省言大金軍前差福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置制都總管烏陵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克前來奉使詔吏部員外郎范同借太常少卿充接伴使武功大夫髙州刺史帶御器械劉

光遠借吉州團練使副之吏部侍郎魏矼充館伴使右
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兼容省四方館使藍公
佐借慶遠軍承宣使副之二十五日三省進呈金使將
入界差官接伴館伴上曰管待之理宜稍優厚若事有
商量早遂休兵免使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詔
太常少卿吳表臣借左中大夫吏部郎中充館伴使王
倫往來就館議事接伴使范同等申金使已到常州上
曰太后春秋已髙朕晨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

已冀和議之成者為此樞密使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和隣國此為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用心全得之矣上曰雖然如此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臣㽕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須嚴備江南叅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自不相妨若專事和好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矣後殿引見大金人使烏陵思謀石慶等見上首令王倫傳諭思謀等問太后淵聖聖體安畢良久思

謀奏云三十年舊人別無孝順只望和議早成上令王倫引思謀慶令稍近前去御座咫尺復令諭思謀曰既是舊人望留意以王倫為端明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同進士出身充迎請使藍公佐宣州觀察使借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副使上曰行在所便當營建宮殿以俟太后之還宰等進表上皇太后宮殿名臣檜等言德之大者必盡方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妊姒之聖

仰模大紫前考異宮宜昭揭于鴻名以荅揚于流澤竊
以東朝置衛長存長樂之宏規中禁承顏近著寧慈之
茂實皆以體皇居于宸妙據社勢于神靈廣一人欽愛
之風極萬世尊榮之奉載新令典久屬聖時恭惟皇帝
陛下達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海宇恢復大業對越祖
宗在上之靈仰慕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
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惟履武之祥實啓生商之慶方
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于母儀成路寢之安示日嚴于

子道臣等率顲衆志懇請一嗣敢稽合于前聞顧崇施
于遠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
燕兩宫之樂佩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永垂裕于無
疆益儲休于有羡伏請建皇太后宫殿以慈寧為名謹
奉表以聞禮部太常寺言奉上皇太后冊寳冊文曰嗣
皇帝臣其謹稽首拜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基徳
發祥必推本其所自出瑞乙生商履武造周聲之雅頌
薦之郊廟以章神物錫符之休以開萬葉紹統之慶於

皇盛炳其不可誣已天祚聖母系隆我家誕毓菲冲嗣
守大器永為劬躬詒翼委祉于我一人俾克祇德御以
奉宗廟輯寧四方用宏濟于艱難澤厚流光與覆載而
並德將竭四海之奉美萬物之報無足稱者粤若稽盛
節尊鴻名參天貳地以崇施于罔極率籲衆志訢合一
詞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太傅秦檜奉玉冊金寶上
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柔閑淵懿體備坤順清靜
淡泊用合道冲自天生德而保阿之訓不勤動容中禮

而珮珩之度可則佑我文考假于有家有葛覃恭儉之風有卷耳憂勤之志章明隆教叶内治之助峻避私恩抑外家之寵至于德隆行尊淑聞濬發九嬪師之六宫化之天下誦之上帝臨之有赫厥靈集大命于渺躬予末小子懼德弗類無以荅揚宏休惟順天經叙民彞通神明美教化實本于孝夙夜業業盡欽愛以事親期于上下明察合三才之義中外和平得萬國之歡葢庶幾焉嗚呼禮莫嚴于報本唯聖人為能與天地參孝莫

大于尊親唯天子為能以天下養予小子非曰能之惟
我聖母莫盛之禮惟稱秩叙膺受典冊導迎休命還御
慈寧母儀家邦于萬斯年受福無疆博厚持載燕及羣
生予小子其永有依賴宰臣賀表曰稽考典章備嚴冊
寶望祥雲而遠想曷伸欽愛之誠御蘭殿以親臨幸上追
崇之禮慶事躬行于禁掖驩聲自洽于寰區臣等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宸闈訓齊壹則
吉夢夙占于日照真人果應于虹流屬值艱難久睽溫

清度龍沙而修聘迎鸞輅以言還鴻名推講于前期物
采畢陳于今日組璣珮玉螭劒範金被縿籍之英華壘
篆章而精密東朝端受增重坤儀彤管有光久符基化
惟慈顔之悅豫知聖孝之昭孚臣等仰贊中興榮觀聖
吉彌文具備已儀禮于曲台列辟交欣喜趨朝于長樂
謹奉表稱賀以聞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
充大金報謝使曹勛以密州觀察使副之名勛至内殿
委以祈請事宜宣諭曰汝若見金主第云父母眷屬久

蒙安存恩德所極至深至厚然歷時已久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安處亡者未有葬藏之期存者已過桑榆之景兄弟聚族所存無幾今荷基續緒上逢每歲時節風雨晴晦常北首流涕若于此時蒙大國垂憐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皆知所自傳之子孫千萬世所不忘豈不美乎若只令居上國一老年人爾在本國所係甚重爾以此意盡言之當有相應至是何鑄抵金國見金主于春水開先殿勛具陳上所宣諭及祈請之辭金主惻

然是晚耶律昭文楊仲修到館傳詔云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相示有還太母之詔尚書省奏大金已差副使扈送皇太后一行前來詔魏良臣充接伴使藍公佐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奉迎皇太后還宮實為大慶合拜表稱賀表曰伏以瞻望慈闈喜言旋于北道肅迎彩仗護就養于東朝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殿下位尊母儀德隆坤載六騩在御將承長樂之顏四海均驩永被思齊之化謹遣左中大夫參知政

事同提舉詳定一同勅令來迎扈從禮儀使王次翁捧表恭迎以聞詔令今月二十一日詣臨平鎮奉迎車駕至臨平鎮奉迎皇太后皇帝入幄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幄外起居上初見慈容情深感極淚溼龍綃軍衛懽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觀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母子之重懽如此也二十三日車駕還自臨平鎮皇太后還慈寧殿宰臣文武百官表曰萬里回鑾慶毋儀之正位九重視膳知子道之攸行運屬

昌辰光超往牒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太后
殿下篤生上聖克濟多艱惟事有至難在小人而則恐
然誠無不動宜上帝之是依爰裨壽康歸安福祉用溥
擊鮮而釃酒盍將含飴以娛孫臣等畧繆佐王孝資錫
類昔望殊方之信遙阻山河今趨長樂之朝喜傳鍾鼓
謹奉表稱賀以聞又表曰東朝旋軫式偕萬國之懽南
面承顏斯表一人之慶惟時盛事允軼前聞臣誠懽誠
忭稽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圖再恢中寓神武

蓋本不殺天下無以解憂良由聖德之孚坐致天心之祐眷兹來復固異鄭伯之如初曽是艱難遠陋漢唐之不見大欲既得衆美俱歸臣等幸際昌期繆聯榮序早知薄后之長者實興漢家願絛文母之徽音更延周歷謹奉表稱賀以聞臣僚上言竊惟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頼陛下聖明虚心屈己上天悔禍和好克成歸我太后此誠國家莫大之慶社稷無疆之福乞令詞臣作為歌詩勒之金石奏之郊廟揚厲之偉績

垂之無窮獻皇太后回鑾賦頌千餘人内文理可采者幾四百人詔推恩有差而大理正吴鼒頌為之冠其辭曰皇帝踐祚十有六載歲在壬戌金人遣使奉皇太后以歸仲秋丙寅龍輿及疆越戊辰事聞于上乃備法駕嚴仗衛奉迎于東朝宸心喜極見諸天表戴髮含齒之流踴躍抃舞罔不交賀和氣歡聲洋溢蒼旻嬪嬙賀于宫宰衡庶尹賀于朝商賈工技賀于肆黄童白叟賀于野咸以手加額曰於戲盛哉開闢以來所未有也仰惟

太毋北征歷時玆久遐瞻沙漠如隔霄漢一旦敵人悔
禍寅奉以還吾皇帝得以周全左右侍膳長樂奉千歲
之觴盡天下之養俾虞舜之孝思獲舒周文之問安獲
展奉承宗廟社稷萬世無休一人兆姓孰非莫大之慶
也臣仰觀主上握乾符恢皇綱遭時中微有如綿帙宸
心祇懼克肖天德仁蘇羣黎風清六合迎親之思不忘
宵旰而晝夜思慮幾年于兹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格天
以道動敵以誠曰戰曰和隨機而應先加以威幾破敵

人之胆終守以信潛消敵人之詐雖明魏絳和戎之利
然其來侵也必摧其鋒深鄙漢皇無親之言故其尋盟
也必從其請此無他孝足以格穹昊誠足以動隣國聖
心先定惟斷以成用是龍馭南歸懽動宮掖瑞慶大來
殊尤卓絶臣竊謂隆古帝王有盛德事必見于歌詩下
至有唐肅宗清奸臣且有元結之頌憲宗平淮且有柳
宗元之雅使一時豐功偉績照映萬世赫赫如前日事
以今大慶較諸重輕固已萬萬疇昔其可無文字以述

盛美事一介安庸固不能髣髴日月末光然覩慶事寧
敢緘默謹洗心滌慮為之頌曰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
于肅清乾夷坤寧孝思兢兢交三聖靈惟我文母遠征
朔土蒼旻眷顧顯持陰護爰居爰處儲降祉祐睿明紹
休匪豫匪遊人謀鬼謀迎親是求夜靡安席晝靡安几
宸心竊至迎親是議皇帝曰咨命爾輔臣朕有大計儲
思唯親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議皇穹
隆赫鑒兹至德風行萬國聳動蠻貊誕揚天聲四征弗

克敵人震驚稽顙尋盟遣使旁午願旋鑾輅稽考曠古
且未曽覩帝曰休哉大慶爰來喧傳九垓疾如驚雷廼
嚴法駕廼飾次舍千輿萬馬出疆以迓文母在遠雷剥
日舒六龍駕輦陟巘嵩呼濟彼洪流天星翼舟微波聿
收瑞氣横秋文母遄臨千官則儀歡聲載馳霆震風飛
鑾車至止愊幅咸喜丕照盛美實天所啓有漢高祖安
忍無親與言分羮實忝前聞有唐德宗求之莫獲莫享
天心實有慚德惟我皇上聖孝絶倫念兹在兹虞舜周

文韙哉鴻休卓絕殊尤二聖重歡億萬斯秋究觀自
昔發揮偉績有頌有詩以詔無極睠茲日月寧容圖繪
小臣獻頌樂府是配上深喜之詔進臣一等制曰朕惟
王道隆而頌聲作薦將告諸神明而無媿豈徒中外相
應以義理之文而為觀美哉漢宣雖興協律之事至王
褒侈辭亦莫敢當也其賢于武帝遠矣比者東朝旋軫
爾援大喜而獻焉材藻甚巨麗朕取法漢宣則虛美薰
心固在所畏特喜爾能得思齊 闕 推本 闕 進一官勉行

所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丁酉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丁酉張浚永州居住　張浚行狀曰公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荆南會以星變上降

詔求直言公慮敵數年間勢必啓釁用兵而吾方溺于晏安謂敵可信蕩然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據相位尤不饜天下望朝廷益輕顧在苢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為上終之懐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迫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填溝壑終無以仰報陛下萬一思以展盡所懐瞑目無憾臣嘗病世儒牽于和戰異同之説而不知實為一事或者竊儒為姦不知經史切切然利禄是圖而以欺惑陛下之聰明也

又其甚則大奸大惡挾敵懷貳以自封植其家鼓衆曲說愚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于秋冬蓋非嚴凝之于秋冬則無以斂榮之于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聖人謹于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况時艱難而可忽畧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為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實聖賢生殺天下之權商湯事葛

矣而終滅葛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
昆夷駾矣唯其喙矣越勾踐事吴矣坐薪嘗胆竟以滅
吴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彼皆翕之乎始而張
之乎終汲汲德政修立而以生殺為心未嘗持利為安
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髙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吕后割
洪溝以西為漢東為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
弗擊是養虎以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

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百姓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二百年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内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為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主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内憂民有餘力覬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考其君臣

所為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謬戾權移于下政私于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斂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畧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為空言姑欲其信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頻來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不知其荒滛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

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土立其勢强其國急于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為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為天下嗤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敵國者必曰石晉云爾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即位以來任用賢才金人聞風而畏之于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為重且幸徽廟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于敵而陰蓄其

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于异己之忌意果安在哉夫敵日夕所願欲者欲我之忠良淪没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不復振其氣耳欲我之懷于晏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狥其所欲甚而畢為之不幾乎與敵為地歟身死之日天下舉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人皆逆惡之如此且此曾不思金之于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

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圖之于
後而和乎臣謂金有大讐大怨不可復合辟若一葉之
分今日之和必其主帥攜離人心睽异姑為此舉以息
目前而圖取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
也惜夫前日用事者獨欲為身謀為子孫謀而不知為
陛下謀不知為天下國家謀坐失事機二十餘年誤陛
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
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貢誠受命于金適足以招輕侮

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甚可痛惜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發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絶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别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絶含哀忍

死死其無日徒能為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遇祖宗之
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數三代盛時有
不能及恭惟陛下稟乾剛之資輔以緝煕之學何治而
不致願陛下强其志氣擴其聰明清明在躬如太虛然
惟是之從以選賢才以修德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上
付前奏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
為敵初未嘗有釁歲時通問不啻如膠漆而公所奏無
乃召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為狂臺諫湯鵬舉凌哲闡

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遺史曰初張浚謫永州居住秦檜既死已令逐便居住矣至是浚進書乞勿信沈該万俟卨二相宜修武備或謂浚無此書險人偽撰而進之又或以為金人令奸細詐作浚進書雖不可明然該卨大怒湯鵬舉迎合二相意乃上言謹按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張浚輒敢胥動浮言恣為妄發取腐儒無用之常談沮今日已定之信誓豈復能為國家長慮却顧哉

徒以去國有年居閒日久朝夕之所希望者唯幾復用

爾殊不思紹興初年宣撫于外飛揚跋扈歴五春秋信

任匪人殺戮名將輕失五路坐困四川江淮軍民咸被

其擾耗公帑而市私恩縱狂言而無良策已試之效如

此尚可言勇哉議者謂前此權臣曾被其薦故雖涉致

人言姑竄近地而已今浚身在草土名繫罪籍邀譽而

論邊事不恭而違詔旨豈知所謂以道佐人主者耶又

況居憂者當以孝存心為臣者當以恭順承詔而浚以

殺戮為事是不孝也以悖逆為意是不忠也乞量寘典刑屏之遠方又言前宰臣張浚學術迂疎智識淺短剛果自任輕肆無謀器小任大自取敗失屢矣去冬陛下施曠蕩之恩還浚貶所復其舊職付以帥閫所以遇浚厚矣浚既銜憂去職理當闔門自省乃復倡為異議以動揺國是不惟安危之計獨狥偏私之見獲罪天下公議所不貸也浚初領兵于陜右妄行誅戮而五路至于陷失暨居宰席措置乖方淮西一軍旋致潰叛天下莫

不怨之浚無所施為動必顛躋曾不追省愚愆猶肆大言欺愚惑衆冀于再用殊可駭笑況浚近得旨揮葬于蜀儻堅異議以倡率遠方之人慮或生患又言訪聞浚之議論每及時政憑愚護短專務之异求售前日之臆說以偉將來之復用臣恐遠方遐徼民聽易惑別生事端有旨張浚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葛立方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梁份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以李成知中山府

孔彦舟知西京改元正隆元年

二十七年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十月二十五日癸巳劉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邦

禦副之　孫道夫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鄭鵬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八年正月車駕在臨安府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在館館伴副使石清

因酒與使客從人有語特與外任日下出門

十月沈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宋直溫副之黄中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嶨夏副之　金人遣使賀正旦

二十九年同知樞密院葉義問奉使金國回　葉義問奉使金國回頗知金人有渝盟意殿中侍御史江潡奏陳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静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卒靖康之變可為龜鑑今諸將自和好以來各擁重兵高爵厚禄坐致寵榮養成驕恣朝廷宜有以懾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于雜役而又有老弱疾病之不

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閲之使有開心而樂為用文武職事平居常患其多差除不行臨事要人則歎其無有當預選實才不宜泥資格觀閥閲緩急非有益矣

正月二十一日乙酉復置江州都統制　乙酉降旨江州舊屯軍馬因移戍無以彈壓盜賊可置都統制一員殿前司通見屯駐人共撥三千人步軍司撥三千人馬軍司二千人令所差官更招募二千人合用錢粮令戶部科撥付湖廣總領所仰荆南府差官應副營寨委江

西漕李若川措置

十二月續鷟知荆南府　劉錡改除鎮江府駐劄都統制以續鷟知荆南府鷟十二月庚午視事首論荆南當置一軍即具劄子與宰相曰鷟竊謂今國家之勢實在吴蜀而荆南居吴蜀之中最為重地前世六朝之成敗興衰載于方冊者亦可見矣邇者北兵列屯近塞哆然有建都雍汴之舉疆場訩訩靡然揺動幸其事斃輟邉人稍安而議者但知聚兵于東南而不知留意于西北

使金人窺伺萬一遂徙雍汴則其勢不得不西資巴蜀之饒以為用而南窺江浙之漕以為食也今警蹕臨安則荆南者實江浙之右臂而巴蜀之咽喉也自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視荆之重如羈縻州郡故北主有移都之謀若不汲汲然長慮而早圖之良可寒心也比聞朝廷經理荆州誠中機會少強人意其如兵備單寡形勢削弱未有隱然不拔之固也曷若分鄂渚戍兵之半為荆南久駐之基而潛消北主雍汴之謀乎夫和金人誠

國家之福也聖人屈己同人推赤心置人腹中其所以堅盟而守信者尤在于備豫而自治爾者藝祖創業夷門其征伐開拓必先取荆湖次巴蜀而後始及江左孰謂今日實肇王室誠可易而忽之哉或謂鄂渚之兵控制江南横亘千里不可分是不然也設使荆南有警自鄂渚援之則泝流而上殊難為功使淮南有警自荆南援之則順流而下殊難為力今分兵于荆則吳蜀萬里首尾俱應國勢自振然後屯田積穀閉關息民寬徭薄

賦講信修睦而措宗社于磐石之固矣自後荆南置都
統制别創一軍蓋屬啓之也以劉子與吴璘宜持重待
敵劉子曰某書生不曉兵事偶緣江閣學士至朝廷俾
之暫攝制閫所恃宣撫招討少師相公秉鉞專征全蜀
生齒倚若長城如某無似獲竊尸素而又得職事相聞
伏蒙累示守邊良筭顧深歎服忽又領此月初二日閫
牒金兵侵疆百有餘里焚刼關輔欲令三路蹂踐四川
窺伺川口相公躬提大兵捍禦想敵素懾威名固已胆

破鼠奔矣然其有少管見輒敢漫為鈞座言之庶愚者之慮或有一得耳蓋自符離德順退師雖為小阻而敵所傷夥亦自不少朝廷兼愛南北姑欲休兵息民遂捨唐鄧海泗之地以與之惟敵素無信義一旦拱手得地氣驕志得有輕我之心况彼常獲我民其中偷生負國之徒必有以吾之虛實利害而導之者故復啓其貪惏之心蠶食未已其愚意以謂敵誠無能為也自去秋以來張大聲勢下令傳檄曰以其日取泗以其日過淮以

其日侵均褒以其日圍金商直欲恐脅朝廷冀以必從其欲爾今敵泰川鳩集簽軍鳴鼓大唱殺擄人民焚燒屋廬駸駸天水長道睥睨階城西和以摇興洋此真戲爾豈謀國長慮至計哉其謂相公宜提重兵持重待敵據險守要藏鋒伺隙密遣間探明遠斥堠無分兵以自弱常處于以一擊十之地若敵勢重即將階城西和一帶所積輜重老弱牛羊稍遷近裏而以輕兵邀絶津道若兵猝至敢犯吾之堅可以必勝若彼力窮氣竭而走

則吾可以躡蹤而襲此萬全之策也昔趙奢號為名將方其與敵戰也有一卒曰得山者勝奢遽從之遂以成功其不肖誠敢自比于此不識鈞座能采之否其以為執事之休戚係四川之安危用敢不避僭率冒昧言之伏冀垂察喋喋皇恐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盡其日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丁亥夜雪有雷　丁亥夜風雷雨雪一夕交作是春大寒雨雪異常人情疑異侍御史江溆奏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雪雷電孔子以八

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令一夕之間而二異皆見此陰盛也今臣下無奸萌戚屬無乖剌無尾大之勢無女謁之私意者殆為金敵乎天心仁愛陛下故以此示警欲陛下思患而豫防之願陛下飭大臣常謹邊備尋有旨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宜澈復備陳災異之由因言十二事如置使上流以總軍務益李寶兵以備海道撥置松江帥守收拾兩淮人民等皆其急務　校書郎王十朋劄子乞用人先人望

臣一介小官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于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敵情不可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决勝之策臣不得而知然議者以議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聞稍寧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内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怠矣自建炎至今敵情未嘗不内相不靖也然一人斃一人立其勢愈熾曷嘗

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如何耳我先有備敵雖强而不足畏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備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以為禦侮之策莫急于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于人望蓋知人之術自古所為難蕭何不生孰能薦韓信于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于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石遂成破敵之計國家閧寶之間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

畧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胆之謡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元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仁宗皇帝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凴耶元祐能服人如此今若内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或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于用兵士卒樂為之用者今又投閒置散無地自效或老于為郡以汨沒其身内為讒邪之媢疾外為敵人之所竊笑天下輿情

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陛下縱未欲大用之宜亦付以江淮重任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尤為宰相吕夷簡所惡斥逐于外西方用兵仁宗始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為法相與任用天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之計天下幸甚

社稷幸甚舊宰執侍從之臣名節素著或守遠藩或食祠禄或以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注畫必有大過人者將有驍勇稱善戰者亦宜分置于荊襄江淮用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侮之策莫大于此　校書郎馮方劄子論措置之策　臣聞道路之言以為金人將有敗

盟之意臣竊謂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措置定然後可以言成敗何議論定然後可以言措置今之議者不知以和為可保歟欲和在我制和者在彼彼初無禮義也呼則過來否則且已自敗榷場以後日急一日廣有調發別無邀求不可窺測若曰添歲幣則彼之互市之所入歲以鉅萬計畧不顧惜議者猶欲以趙元昊待之謂絕歲幣可以使之坐困添歲幣可以使之弭伏亦已踈矣若曰遣泛使則將命往來不過謹守常議而已互

相提防例不敢分外出一語雖百輩何益況吾之國勢未振人無不挾借闕雖有富彊者決不能與敵交口辨事也若曰吾奉事之唯謹彼將有所不忍則史冊所載小國之事強國其謹亦多矣齊王事楚楚襄王事秦非不謹也秦楚豈以謹故不加兵哉臣愚反復熟論以為金人之必來如盛夏之必熱但來必在三伏之日也昔魏遣于謹伐梁是時元帝方與羣臣講老子或曰魏兵且至丁夘罷講或曰魏不來庚午復講而江陵受圍而

縛手無策急召王僧辯于建康王琳于湖州未至而城墟矣初朱買臣在圍中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臣嘗讀書而悲之今日之事議論貴乎一定措置欲其萬全宵衣旰食與腹心大臣日夜謀所以立國之道使不至仰人求活則彼此安静來則有以待之勿以今日之報急而焦勞明日之報緩而閒暇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何謂措置
定然後可以言成敗臣不知兩淮已有備否議者皆曰
結民社矣夫民社者保聚可也應援可也輜重可也獨
不可迎敵耳建炎三年冬金人再攻淮甸是時兵民無
慮十五萬敵兵纔萬人來去自若如入無人之境責之
迎敵必如陝西之弓箭手而後可也臣欲乞以見耕之
田蠲其賦役率為畝二百而出一兵不可則三百又不
可則四百足以招之而止未耕之田又加優焉大抵使

為兵者常逸為民者常勞磨以歲月可使有勇州縣所蠲一錢朝廷與之一錢不過捐十萬民得萬兵矣縣官養萬兵歲不下百萬也雖然官軍不振則兵民不能自立不知兩淮已有兵否建炎二年二月二日金人渡淮明日次楊子橋若復乘虛一日一夜長驅臨江則江南人心動揺矣朝廷以武臣典郡然所遣皆無兵馬雖韓彭何益臣愚乞以營田為名擇見管軍統制官之修良者全軍出守因而耕作而入其租增置通判以莅民事

然後命宿將中為民屬望可以附衆可以威敵者使兩淮營田如此則形勢强藩屏固欲守則守欲戰則戰敗則可以削走則可以誅矣臣無任昧死納忠之至云

湘山樵夫紹興正論　張浚和議之初浚即移書執政執政力責其非屢上劄子力伸前議言愈切言章謫連州久之移永州　趙鼎坐和議不合罷相後謫吉陽軍薨于貶所　胡銓和議之初銓上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除名編管新州　胡寅任起居舍人上疏力言金人不

可議和坐言章謫新州　連南夫知泉州上表賀大金許割河南其畧云不信亦信其然亦然又云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言章落職放罷　張戒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常同緣不附和議久不得差以死　吕本中坐不附和議言章罷中書舍人　張致遠坐不附和議罷給事中　魏矼任吏部侍郎差館伴金使矼入文字云時任御史日常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堂中問其所

以不主和議之意砬具陳敵情難保檜云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砬云是則是相公云云罷謫　張絢坐不肯議金使朝見禮儀補外　曾開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李彌遜坐不附和議罷禮部侍郎　晏敦復任吏部侍郎疏論和議最爲剴切罷尚書出知衢州　王庶專主用兵之議樞密副使　毛叔度臨安府司戶叅軍專論金使難測和議不可保移嘉州司戶　范如圭以書責秦相主和議罷校書　汪應辰上書論和議罷

正字　許忻以不附和議降兩官　方廷實坐不附和議還宗正少卿　韓訓任澧州推官上萬言書論和議編管循州　陳鵬上萬言書云金人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也使敵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者願乘此敗盟之際早為自治之策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論時行論和議引及分羹之事罷　李光附會和議除參知政事庚申金人敗盟復奪河南之地罷參知政事

洪皓乞不發南歸之人言章出知饒州　沈長卿坐上

賀李光啓曰搢紳競守和親甘出婁欽之下策遠人難以信結孰虞吐蕃之叔盟遂欲竭四海以奉隣國之懽何至屈萬乘而下穹廬之拜除名編管化州　張燾坐率侍從論和議補外　陳康伯任吏部侍郎接伴金使設香案望拜亦令康伯拜康伯辭以不得旨不敢拜言章罷　陳括任大理寺丞王倫使金國辟括為副括曰令朝廷多事欲遣其使金國臣子之義豈敢固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其願為之副如欲令其副王倫之行則

其必不敢奉命也罷謫浙東酒税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胆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差知贛州安逺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六至二百三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金德基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工部侍郎沈介上封事論備敵之策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為急臣敢首言其失而條具所以備之之策臣聞天下之事未有不失于恃而敗于忽者也不

慮其有患慮其忽于有恃者也恃安則忘其危恃無患則忘其備而忽生焉觀事之可從曰未為然也聞人有言曰其過慮也其肯思患而預防哉事至而圖之將何及矣朝廷弭兵講和二十八年向者敵有可疑之釁天下舉憂之而朝廷失于時非特天下憂之在朝之官有位之士秉鈞樞執綱憲與夫左右侍從之臣舉皆憂之退朝而簇談平居而竊議扼腕忿怒仰屋太息及乎進而有言則又皆容悦之説而忘其所奮怒太息噫自古

强者制弱向敵之與我和也將愛我耶抑亦力之有所
未至耶揆情而言固無變我之理則亦力有所未至耳
邇者觀摹舉措日異而月不同陛下觀之豈能晏然而
無所為乎或者謂曰誓約至堅幣帛至厚可以格奸心
過矣昔日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由古已然又
况慮大事者不計其小利豈歲幣之云乎則又云彼方
肆虐民孰為用旱蝗日起兵孰為動亦過矣傳曰吳方
無道必棄疾于人猶足患衞巳事之驗也又况城汴之

役執事者不止數百萬人而謂今日之失于恃也臣願
陛下勿恃和之可久勿恃兵之不動戒如敵至無忽于
備而後可為也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
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能何謂論不定
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三者之說歸于一
然後可備征固力所未能和亦理難必恃亦守而已廟
堂之上縉紳之間同乎守之說而臣謂國論未定者蓋
有守之之說而不見守之之具也邊侯之書若有所聞

則焦然以為憂也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忻然忘其憂矣國論如此猶未定乎且陛下委重而待理者不過二三大臣朝夕所陳固可見三者之策其定已乎無乃泛然而無所主乎大臣之論如此陛下雖欲有為誰與共之臣願陛下大臣斷為一定之論必專為守無復異論而後守之具可言也所以為守之具又必一一而講之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于陣糧謹于儲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

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數說者不可不講也獨吾備禦之計孰可循南北戰守之形孰可用此論一定斷然勿移旬歲之間守具備矣何謂威令不行間之記曰威克厥愛允濟威不立而欲立事雖聖不能也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震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命取劉寶軍二吏以為黃魚垜之用訖不禀承而三省莫敢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却而不顧

乃斯還之而樞廷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為臂指之用詎可得乎臣謂大臣當審已而不當遠嫌大臣遠嫌則小人必可乘其間矣臣伏願陛下明諭大臣無多為令無轉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禦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氣四曰弃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禦將臣聞之善禦將者莫若高祖以信越英布之

倫至固陵而始分之地慮其貴而驕也以淮陰之能已破趙則奪三軍易置其將慮其大而專也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實齒公權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其至此果何道耶不過掊軍士之廩以利其鬛詭畫籍之數以私其禄為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寶貨珍异叢于前矣于是為市寵媚竈之屬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為之囊槖以利其貨為之遊談以久其權曲意以覆其愆巧言以溢其美

忠良之臣進說而間已則內外合辭倡為一說曰彼之握兵將為桓溫與若專權而久將如祿山之類古豈無其人耶劉向曰數稱燕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正是類矣士大夫平昔號為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倡言于朝者蓋其陰謀固結卒不可破必敗而後已陛下所宜深察也為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异之獻自然畏威聽命安敢慢乎或曰結其心于平時所以冀其用近而折之非策也臣曰不然固其寵

祿其官而臨之以恩所以結其心也非為縱閹官之臣以為囊橐而珍异之獻以悦耳目剥軍廩為賈人也唐肅宗在靈武勢單力微甚矣李勉劾背闕之將而朝廷以尊况在今日而士大夫罔敢正論諸將豈理也哉臣願陛下斷而行之勿曰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或滿千小則數百訓練其才之能否將不可擀一旦有警大將守正以當敵小校制奇以立功攷之國史

訓兵之事祖宗未嘗不親也其幸後苑幸玉津園幸金明池講武臺幸便殿或曰習出戰也或曰校出獵也或曰閲戰士也又往往引之内庭親授陣法故能作五季之衰為大宋之盛陛下以馬上再造中興之功自通和後訓兵之政漸弛而諸將專其任矣今之諸將豈有長慮深計國爾忘家者耶運土木以為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賈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

哉臣願陛下萬機之外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閱武為事在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才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試之以藝責以月日而訓諭之軍為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其精習者厚其予其怠惰者嚴其誅聖心如神而人自勵不過一歲不病不為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况守備哉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勢臣伏讀國史澶淵之役敵盟而退常有輕中國之心當時

大臣攄為長策建立北京雖未始遷都而敵挫氣矣適者敵人驅百萬之夫為城汴之役穹廬之徙蓋將有日傳曰城虎牢以偪鄭此敵計也觀其舉措甚異萬一南下巢吾汴都其距長淮不遠千里疾行如鬼一二日而至也則吾又安得高枕而卧哉縱彼未動吾能無慮乎臣謂及其未徙也為計以奪其氣仁宗建北京之策可舉行焉建康北距長江古為都邑謂宜亟下明詔修宫室治百司將為廵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

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强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或曰敵强而恃虛聲促之戰也臣曰不然傳曰城濮之敗謂楚不能師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理則然也魏文征孫權責權質子孫盛爲疑城植以葦蕭建以假樓諸將謂無益而權獨用焉卒之退魏者疑城也不意而爲疑城足以走敵先事而遷都邑而曰虛聲者惑也則又曰都邑之城宫庭之度百司之葺勞民費財在今何可臣曰不然陛下儉德冠乎古昔宫室稍補而已百司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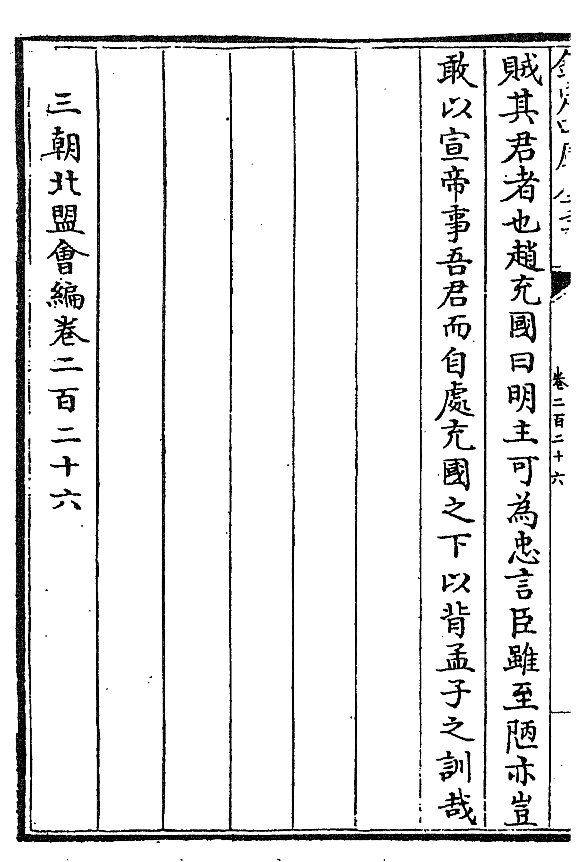
全而已都邑不必城也增陴而已又曰天子之都城守
不費固可乎臣曰不然傳曰令吳是懼而郢是城守已
卑矣敵方覦然有吞噬之心而吾恃城以為固豈策也
哉敵之未徙越江而前戰有進而無卻也何謂弃瑕以
用度外之士魏無知薦陳平也高祖疑而問焉無知曰
臣所進者才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何益于勝敗之數臣進嘉謀之士顧足以利國家爾卒
之出計而成漢業者陳平也國家承平日久崇尚禮義

激厲廉恥士大夫一行之失清論不容一事之愆終身自墮彬彬濟濟美矣顧于今日之用似未進也而議論之士狃于素習猶執前說録微瑕而不顧可用以一眚而論人終身用之太狹而責人太過誰與共功名哉臣所謂用者非器用也置得其地而勿遺才爾朝廷之上儒學之官清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器識兩茂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也治郡縣也臨邊鄙也校軍旅也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十步之地必有茂草孰謂今日而無

其人乎或曰朝廷隆禮義以範天下之人事猶違令今而弃瑕是誘之為過也且罪戾之人一聞此聲羣起觀望何以待之臣曰不然弃瑕而用責其功也非尊寵也才可用而貫其過責其後效直不弃之耳負罪而無其才者敢幾之乎臣願陛下與大臣議而責以求才與臺諫言而諭以使過如此則實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哉四策既行而勿奪于羣臣勿移于左右將不畏戚兵不習戰敵人不懼實才不進横尸伏質臣實任之雖然圖之

不可以不亟為之不可以不力也今而圖之恨其晚耳疾首而為之懼不力爾若曰玩歲愒日以幸目前之利者非臣所願聞也深念祖宗二百年社稷垂業于陛下者望尊安之也東西二百州生靈屬心于陛下者望生全之也所望尊安者今有阽危之憂望生全者今有塗炭之慮憂心醉于羣臣危言駭于田里而朝野情狀曽不必聞于旒扆之前陛下聖朝曽不思此何為而至是哉誠能斥佞賊導諛之説息弛嗜好作自強之志去素

餋之臣則士思赴功名誅慢令之將則人思効智勇無偷一時之苟安幸敵人之不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社稷之危庶可安乎生民之命庶可續乎然臣尚有慮焉天下之事未有不成于斷而毀于疑者非謂臨事而斷于一時謂其言不可搖不可久而變也疑者謂非决擇而有所疑謂聞忠言而用之奸人得以計而惑也謂其見事功之未成久則漸而間矣誠能立斷如初斷之時弃疑如決疑之日則無慮矣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



賊其君者也趙充國曰明主可為忠言臣雖至陋亦豈敢以宣帝事吾君而自處充國之下以背孟子之訓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其月

和州進士何送英上書和州進士何送英謹齋戒沐浴昧死裁書惶恐頓首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欲成天下之大業必順天下之大心欲安天下之生靈必從天下

之所欲坑戮儒生見秦邦之鹿逐駕馭英豪致漢室之
龍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古今之通論也恭聞我宋
太祖帝詔曰朕應運開基持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慮
華夏之未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又曰或聞利害朕當
善聽而行無以逆鱗為懼此太祖皇帝尚賢求諫之意
也恭聞太祖皇帝謂進言曰朕求正言以規已失昔禹
拜昌言世稱其美今朕苟能得言豈惜拜之乎又前有
草澤之士書上辭甚悖慢事涉輕罔亦恕而禮遣之此

祖宗之宏規修祖宗之道則朝廷何患乎不治天下何患乎不安頃自秦檜誤國以來奸臣相繼專黨擅權無所不至鉗天下之口結天下之舌于今幾年矣國家利害人不得言言之則禍不旋踵大者殛于海隅小者斃于囹圄以致在朝則以訕言為禁捕在學則以謗訕為平罰科舉則以時忌為弃黜遂令天下之忠臣義士撫膺扼腕相視切齒高舉遠引甘心自弃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或佯狂于閭閻或飄蓬于江海或慷慨而悲歌

或如癡而似醉至于鬱鬱而病憤憤而死者多矣臣于是時進退不能自知無用不免土木其形骸水雲其心志隱于岩石泉水之下處豐草長林者三十年矣每採一枝擷一蒠耕朝雲釣夜月登山臨水瞻望天庭未嘗不謳吟感戴陛下之盛德洪恩也故嘗仰天而誓曰苟有寸謀尺計可以補國家而朝達宸聽暮竄嶺表死而無憾豈意諫書纔至慈父不諱哭聲尚未止泣血尚未乾所以冐刀鋸忘鼎鑊而輙言天下之利害者是臣當

死之秋也臣竊謂不入宮門者孝子之常禮不徇末節者忠臣之大權順常禮則三年之喪不可去從大權則一死之忠不可辭願陛下恢乾坤之量開日月之明少延微臣以畢愚衷誠天下之幸也臣竊謂今日之勢為陛下可憂者三可惑者三可寒心者三可痛哭者三繼之可勉者三亦可賀者又三何謂可憂者三臣聞居安而慮危有備則無患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為危耶為有備耶若為安則天下封疆為金人所攘者十分之

九而陛下所守者東南一隅耳未見其安也既知其危豈得恬然高枕尚遲疑而未舉耶若以為有備則立功之邊臣死矣敢戰之勇士老矣將壇尚未築兵算尚未成未知其有備也既知其無備何不毅然早圖之此臣所以為陛下憂者一也臣聞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竊見前日結金人之好罷天下之兵誅大將而挫忠臣之銳竄元戎而銷壯士之心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散而之四方矣今日所招之而未來引之而未至是猶傷弓之

烏未能無疑失水之魚未有頻蘇在今日之良將不可以不早用大兵不可以不早興中原不可以不早復前恥不可以不早雪苟或良將不能用則中原不能復前恥不能雪矣此臣所以為陛下憂者二也臣聞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陛下忘陷國之深寃抑從和戎之下策屈天子之尊遣皇華之使冒露霜涉關河問起居賀正朔賂之以重寶待之以至禮千需萬索惟命是從粤于今年之春修立京師止罷榷場剩却商旅取奪財賄遂至

沿江臨近之民奔走驚惶幾月未定至今兩淮之民朝憂夕慮處處額而相告曰父子未我保鄉土未我安誠謂今秋冬必復奔逃而存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心動揺有如是也國勢危銷有如是也將恐奸雄乗隙禍起蕭牆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為陛下憂之者三也何謂感之者三臣聞雖有智慧不如乗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也時巳至矣勢巳順矣陛下移兵北渡駐蹕淮南亦良策也然而理有所未至者臣竊慮之陛下且以防邊頓

兵于淮南則虛張聲勢漏泄天機金人見疑必生詭計
與其後時受制于人孰若順時乘勢而先動之為愈也
又况三軍士卒聞舉兵則欣躍爭先萬一逆其心遏其
志則三軍之情又復挫矣敵國之奸又復縱矣此臣所
以為陛下惑之者一也臣聞聖人以四海為家百姓為
子治則同其樂亂則同其憂陛下自和議以來偷安獨
樂斯民愁嘆者于今幾年矣及其國勢已迫時事將危于
是費國用造御舟于海岸欲為避敵之計天下聞之舉

皆失笑以一夫夜呼再侵江浙陛下不免乘大舟入滄海以為可逃其患也設若金人發舟前逐且波濤萬里浩渺無津涯進之不能退之不得當是之時社稷委弃宗廟丘墟其禍不可勝言此臣所以為陛下惑之者二也臣聞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故善醫者投藥于未病之前不善醫者投藥于已病之後嗚呼病已成矣藥何濟焉今日金人之病如癰之結日復一日將恐毒勢一潰流血萬里瘡痍四海矣伏覩前歲朝章所報有草萊

之士因陳邊務以不合時議竄斥遠方夫為草萊之賤而敢直言則可尚矣而罪亦可赦矣振天威扼讜論復使忠臣義士鉗口結舌天下聞之孰不痛心此臣所以為陛下慼之者三也何謂寒心者三臣聞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且陛下今日之視臣如手足乎如土芥乎如犬馬乎臣未暇詳曉姑執一二而陳之伏覩前右相張浚因西北失利蒙朝廷

屏斥遠方憔悴無聊者幾年矣粤于丙子年方沐恩量移差遣意謂一新忠臣補餙前過豈期鶴髮之親遽亡邂逅之章復上朝命一出逮于星火逐之再去驚怖魂飛嗚呼四十年之間離鄉關弃墳墓扶老携幼委質為臣豈無所望哉不謂入桑楡之境斥瘴烟之鄉泣血搥心無所赴愬陛下曽憐之乎太尉劉錡以數千之兵當百萬之衆運籌决勝多多益辦初非罪名一旦奪其權職尚困鹽車未副輿議陛下曽思之乎如趙㮚者雖是

陷于敵廷而志在我宋持金石之心脫虎狼之口歸于朝廷如投父母反被囚鎖復送敵廷孤忠憤怨屈辱無告陛下曽知之乎如此之類不可勝計遂令天下忠義之士離心離徳者正縁是耳此臣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一也臣聞君子不黨君子亦有黨乎彼有附前日之黨者必守講和之議也謂茍非和議則太母亦未歸茍非寢兵則生民亦未安嗚呼為是説者何不通之甚也殊不知使諸將未罷則金人之滅久矣中原恢復亦久矣

太母回鑾亦久矣奈何自和議之後淵聖尚未歸中原
尚未復財用日耗人心日離讒諂之人熾矣忠義之士
去矣中國之勢愈衰矣金人之勢愈縱而亡厭矣此臣
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二也臣聞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天子之所居也昔周家所以建都洛邑者以其得天地
之中華也項羽所以失關中者以其失天下之衝要也
嗚呼衝要之地反不為朝廷居也嘗聞居中以禦外未
聞僻處一偶也夫殊方異域聖王所以居化而聲教所

不及者今也欺天罔地妄自尊大輒恃威強而僭以大號敢示猥名而諱于大朝俾中國遣送之物稱之曰貢獻屈中華之民比之以臣妾自曠古來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此臣所以為陛下寒心者三也何謂痛哭者三臣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共履地陛下亦念父母兄弟之讎乎當時陷敵之臣咸傾國之禍敵騎臨而三軍降京城陷而萬民哭我先帝棄而播遷御舟東而北渡天愁地怨鬼哭神悲

胡沙漠漠而去住何歸塞路茫茫而徘徊莫進痛念祖宗之業悲思骨肉之親追社稷以傷情悼生靈而揮涕日復一日憔悴聖顏年復一年消磨睿算遂至霞升雲舉而有終天永久之别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至如淵聖皇帝一陷敵廷三十年矣父既殁母亦歸兄弟離散宗廟丘墟伶仃一身羈縻外國春去秋來而神消魂黯水遠山遥而心馳魂飛天下聞之孰不悲咽在陛下手足之愛想亦未忘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

恐歲華荏苒鐘鳴漏盡雖欲痛之其可及乎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一也臣聞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社稷者祖宗之社稷陛下今日所以膺無敵之貴享無倫之富者皆祖宗之基業陛下曾念祖宗之艱難乎既曰念之且祖宗之山陵安在哉今陷金人之區矣想夫荒郊蔓野走燐飛熒神碑斷而秋草衰享殿焚而墓烟霧鐵關閉而塵積金鎖壞而埃生青龍潛白虎伏朱雀暗昧玄武沈縮柏露朝悲松風夜啼嗚呼以祖宗功德之隆豈

期有今日之事乎以聖子神孫寧忍坐視而不救乎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二也臣聞漢王都關中而曰游子悲故鄉是山川閭里故舊未忍忘也陛下曽念中原之民族故國之宫闈乎自祖宗積德累功垂二百年仙源慶積金枝玉葉可謂繁衍盛大當時拱辰環極聲珮鳴珂近者則百王之宫遠者遂分南北之宅以至居京畿之内外而宦游于四方者類皆天府之神人龍宫之仙客也一切入強敵之手殺之而死者半鞭笞而為

奴隸者半不甘其屈辱而自盡者半奔亡而不知其存者又其半也非獨是耳曽不聞宫娥妃子乎禁宇開而别羣王敵騎驅而出京國關河歲暮風雪天寒蹂踐珠翠於千軍逺涉沙塵於萬里對黒山青塚三千粉黛又豈一昭君之悲乎嗚呼三十間死者已為孤塞寒鄉之鬼矣其或存之者望故鄉帝里哀鳴天地泣度朝昏其誰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哭者三也何謂勉之者三臣聞投之機會間不容髮今日之天下危如累卵陛下端

拱以為金城湯池之固曾不知大海東北萬里如掌設若金人肆計別出奇兵多乘船舫隨其波勢沿海而上驟若風雨直至錢塘國勢兩逼無際可逃或如此為之奈何與其坐視一隅不若權都金陵壯其國勢況金陵勝槩地稱天險龍蟠虎踞關居自然咽喉控帶縈紆錯盤在今正為衝要之區也陛下早推宸斷速任舊人令日天下軍民之所欣慕敵中之所畏服者張俊劉錡是也願陛下早復其舊職早委其兵權統率三軍長驅前

進如是則東兔海道之不測北無金人之警憂進之則
吉退之不凶若陛下果駐蹕金陵庶得親策將帥俯視
強隣天威不迫事貴速成此臣所以為陛下勉之者一
也臣聞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夫中原之民遊泳太平衣
冠禮樂沈潛聖化鑿井耕田謳歌擊壤含哺而嘻鼓腹
而遊陶陶遂有生之化初不識干戈兵革之事一旦遭
鯨鯢虎狼之恣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為別世異
域之民飢寒苦役無所告愬思念聖朝日夜不忘若大

旱之望雲霓今果能乘勢取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矣陛下翠華駐蹕東吳幾年于兹矣凡執鞭鞠策而備扈從爪牙而蒙驅使者以至老將舊兵三軍士卒類皆西北之人襁負而從竭蹷而趨則關河之情勢可見也彼以情之所鍾心非木石豈不懷桑梓念墳墓懷親戚之舊今日思歸之切咸願死戰可不因其心順其勢乎此臣所以為陛下勉之者二也臣聞閫内之政任于將夫用兵之法無定形顧方略如何耳且委用良將可持一

定而為膠柱鼓瑟者乎故當任之以腹心委之以便宜庶以量其戰勢運其謀算無牽制之失臣竊觀紹興十一年金人深入坐困淮南是時諸將合謀大戰而勝金人敗北弃甲曳兵而走方乘勢襲其後當強隣喪魄之際正三軍得志之秋天下咸謂可以建中興之功雪前日之恥豈期廟堂之議在講和投鼠忌器急追將士不令前進由是諸將之志消三軍之氣索金人之勢愈炎矣天下生民愈益愁嘆矣嗚呼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今

日事當一新烏可復蹈前日之轍乎此臣所以為陛下勉之者三也何謂可賀者三臣聞爲新而革故否極而泰來此不易之論中華之憂辱已甚矣金人之罪惡已貫盈矣天怒于上人怨于下天人共誅豈有識者不願為之今日之舉可謂上應天下順人自然乾坤輔德祖宗降靈仗大義舉大兵雲行雨施電掣風馳旌旗爛天戈矛卻日歴兩淮渡大河揚天子之威問匈奴之罪三軍並進萬里横行戰必勝攻必取此臣所以為陛下賀

之者一也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得其時地得其利人得其和所過名山大川鬼神無不佑其力所過神州赤縣人民莫不歸其仁東收遼海西復秦關自南而北直至幽燕平其巢穴絶其根株大報深冤盡雪前恥取迎淵聖收尋皇族洒埽山陵慰安宗社遷重器而歸六宫于上國詳延故老捜訪舊人招流亡振孤獨興利除害去殺勝殘頓復山河重恢社稷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二也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陛下一怒非獨安天下之民又將得天心焉大抵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故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此理之必然也當時虎嘯而生風龍興而致雲此得賢之誦可作矣威加海內歸故鄉此大風之歌可舉矣勒功燕然刻石湘江分茅裂土大賞功臣繪丹青于雲臺紀勲庸于帝籍國家間暇晏然無警柳營靜而歸馬引榆塞空而邊鴈飛玉關晝鎖戎野春耕冠帶百蠻車書萬國當是之時方為太平

此臣所以為陛下賀之者三也臣所陳前策非一己之私謀實天下之公議陛下若欲上應天心下順民情迎穹漢之休祥消邦家之灾變除臣所請别無長策苟守株待免縁木求魚則失其機會矣陛下若以臣言為忠則陛下熟覽臣書預為之計若以臣言為妄則斬臣之頭以令天下臣將弃人間遊地下追龍逄比干矣嗚呼一興一亡在今日者惟陛下痛思之干冒天威引首待罪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辛卯盡二十八日庚子

五月十九日辛卯金人使虎衛上將軍殿前都㸃檢高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來賀生辰奏言淵聖皇帝升遐等事　晁公忞金人敗盟記曰紹興辛巳三十一

年五月十九日依年例如常議駕坐紫宸殿引金人賀生辰使副虎衛上將軍殿前都㸃檢髙景山通議大夫刑部侍郎王全奉捧國書陛殿内侍知省接授左僕射次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却授知省畢各依位立内王全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㫖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尚年少未任宰執亦備知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使巫及等來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允許

其所言親屬中今則為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
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今歲貢銀絹數多江南出産不
甚豐厚須是取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别有思度兼為江
水為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境者雖嚴戒亦難杜絶
及江之北漢水之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想常
互有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時何由如此分畫
來朕到南京方知欲遣人于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
告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賀灼知帝意甚勤厚就因

此使欲便諭及若只常使前來縁事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工畢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牧放水草亦甚寛廣于此過夏擬于八月初旬到南京當于左僕射湯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同王綸知樞院事此人内有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練知事務江已北山川地里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及如鄭藻輩及内臣中選擇旁近委信者一名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

當宣諭此事可從朕緣淮南地里朕昔在軍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人民不多應有户田盡與江南朕所言者唯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至如此意稍有所難朕亦必從來使回日已後朕以前來止曽經由泗壽州地方外陳蔡唐鄧邊面不曽行歷及到彼處園場頗多約于九月末旬前去巡獵十一月十二日却到南京帝于差來正旦使處當備道來朕知端的于次年二月三月亦未曽知欲因幸溫湯經由河東路

分却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畢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是日禮房報奉聖旨使人朝見訖垂拱殿茶酒為臓腑不調可移驛中排辦仍令執政押賜差叅知政事楊椿押宴初王全奏陳事因人莫得而知既而詔王全曰適來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故得知者一二焉是時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朱倬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叅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既知金人有渝盟之端又報孝慈淵聖皇帝訃音是日宰執入當聚議講究

討論凶制典故調發軍馬扞禦江淮之策　趙甡之中興遺史曰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也自入境有凶悍之狀過平江秀州舟中以弓矢射夾岸居人官司莫敢誰何但告報居人闔户而已既到行在命何溥館之引見之日接國書畢王全奉事稱語訥不能敷奏乞令副使高景山代奏事許之全招景山景山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上招令升殿景山乃升殿狀貌不恭景山直言淵聖升遐事言語鄙俗上號慟歸禁中景山曰我來

理會者兩國事譊譊不已帶御器械李横約景山下殿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使人猶在殿中班皆未退帶御器械劉炎告宰相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未退有茶酒之禮宜奏聞免之康伯曰公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朝廷乃行下諸軍及諸監司帥臣曰契勘大金意在敗盟恐致興兵仰措置無落奸便河北進士梁勳夜行晝伏歸朝廷上書言

北事極詳且言金人必舉兵秦檜怒嗔決之押赴惠州
編管檜死朝廷欲用勲已死至是人皆思勲之忠義而
切齒檜之不容忠臣
二十日壬辰宰執內殿奏事宰執內殿奏事禮房報奉
聖旨為臓腑不調二十一日上壽并二十日習上壽儀
並免
二十一日癸巳免聖節上壽天申節已降旨揮免上壽
宰執並赴臨安府明慶寺滿散聖節道場同知樞密院

周麟之赴都亭押伴御宴

二十二日甲午宰執内殿奏事禮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　丁未録欽宗實録孝慈淵聖皇帝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恭恵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三日生于坤寧殿九月賜名亶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興徳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改賜名烜八月又改賜今名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佑景

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
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桓高密郡王楷可于來年春
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
學政事人舉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
答拜于是以祕書監蔡崇為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為
侍講國子司業江澥為記室安德軍觀察留後知入內
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
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江澥為翊善起

居郎翟汝文為侍講起居舍人俞㮚為記室俞㮚遷起
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
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禄
少卿李詩為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為侍講司門員外
郎蘇修為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
桓嘉王楷王迎揖于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
東向送亦如之二年九月侍講王居中因奏事講筵乞
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蘇修卒以左司員外

郎張叔夜為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鍔代之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寧殿）先是御制冠禮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桓年建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圭器之長子永為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為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為皇太子其建

宫室設官屬輿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前禮前期辦具以聞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會慶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特許宗室陪禮五年二月乙巳制曰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適追來孝垂裕後昆永為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方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太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温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作

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
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告大廷申錫顯
册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
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為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為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
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廷百執事官
入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
衣朱明衣執躬圭以入受册于廷以翰林學士承旨强

淵明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黼撰册文册文或云係劉正夫撰審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仲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炳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為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并為詹事秘書監李詩為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為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讀秘書少監蘇烜改名煇為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泉為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懋殿

中侍御史華寶並為舍人知入內內侍有楊震董懿提
舉左右春坊事內侍楊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
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為家令皇甫僅為
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薄止依
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宮僚稱臣並
從之戊午奏臣竊見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
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職事實無毫末纖是慕為
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

敢不念兹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宫官吏不必具備諸司
廨局頗令兼攝至于閒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捐除務
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
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資善堂講讀尋須
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
敢及躬御經筵但取遵用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
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
兼臣問安視膳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

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便令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間隙即請學官赴聽講讀所貴文學日益有以副聖慈眷遇之意並從之三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前别列為一班家令劉淵罷以梁平代之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彦逢為賓客吏部侍郎劉焕給事中方會為詹事太常寺少卿賈安宅為舍人内符寶郎馮楊為家令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才女孺人朱

氏為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七年十月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為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卿少卿高樂為古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八年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為詹事宣和元年以秘書少監曾懋秘書監王易簡為舍人懋遷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為顯謨閣直學士充

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善文自以地偪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惟以鬃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二十一日差内侍梁邦彦黄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二十二日閤分大内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宫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候入内侍讀官黄僅等傳聖旨宣押皇太子入殿内續有親從官十餘人催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徃

龍德宫寧德皇后出往擷景園改充寧德宫是日皇太子登寳位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事及給事中吳敏等曰晡内禪之意已決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手詔旨是夕夜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宫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因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即位改元靖康元年冬尼

堪斡里雅布攻京師閏十一月城破四月北狩在敵地三十五年至是報升遐焉　蔡條國史後補曰皇太子者上嫡長子也冊曰惠恭皇后王氏元符三年夏四月十有三日丑時生于坤寧殿其夕惠恭皇后夢宣德正門大啟有兩紅旗各一吉字以入而太子生焉頃哲廟以無子致紛紜及上即位不數月便有元良之慶中外聞而大喜遂赦天下後累封至定王太子生而岐嶷顧視不凡上甚愛之及冠講冠禮于文德正衙上意先以

示羣下取詩誦爲武志也當廷命字曰伯志方大廷樂作百官衞士仰首繽紛閤門臺吏約束班列端笏立聲喧屬不能禁止上駭然使内臣趨下尋問其故則報曰日重輪時青天白日略無雲而成五色暈也立爲皇太子金人背盟時上亦自懼思有以脫難者又素有禪意冬十有二月十九日上諭大臣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始知果有意禪初欲禪燕王而鄭后之力天意得回二十二日太子入朝詔賜緋方玉帶仍去所佩魚排方玉帶乘

輿服也吳敏謂未快中外意二十三日敏對罷上有疾不能語又書曰諸公如何又無語者上顧左右無應者乃自書曰皇太子某可即皇帝位予稱教主道君退處龍德宮乃命敏入作禪詔因召太子太子至大臣又捨上而迎奉太子至榻前童貫李邦彥以御衣衣太子太子叩頭自撲哀動左右上又書曰汝不受則不孝也太子曰臣若受之則不孝也上又書令召皇后后至諭太子曰老矣吾夫婦欲以身托汝也太子猶力辭幾至氣

絕上堅命立之是為淵聖孝慈皇帝　宰執入堂議事
宰執入堂請殿前太尉成關步軍太尉李捧并太傅和
義郡王楊存中赴堂共議調發軍馬保固江淮既退又
請吏部尚書凌景夏吏部侍郎汪應辰户部侍郎錢端
禮部侍郎金安節刑部侍郎張運工部侍郎黄中給事
中兼權兵部侍郎黄祖舜中書舍人虞允文楊邦弼侍
御史陳俊卿正言劉度聚議久之退宰執服常服金帶
率文武百官入和寧門到天章閣南行路隊地面北立

班左僕射陳康伯稍前讀孝慈淵聖皇帝舉哀文曰今月十九日金國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舉哀退復位舉哀十五聲訖再拜興是時禁中亦行舉哀之禮哀痛于外聽宰執已下舉哀訖回班面東後殿進名慰皇帝兩拜次進名奉慰皇后兩拜訖退是日免人使枝射于玉津園錫賜依例

二十三日乙未安奉淵聖皇帝几筵禮房報自舉哀日不視事同日于學士院内安奉几筵用巳時八刻宰執

入堂俟午正率百官服常服黒角帶入和寧門裏幕次俟立班訖入几筵殿下舉哀朝臨四拜訖入堂至申時晡臨如朝臨之義　朱倬都亭驛押宴右僕射朱倬入都亭驛押伴御宴是日從例賜北使副酒各四大金餅吃食果子四大金棱犀皮合餅合金器悉賜與之

二十四日甲申宰執内殿素幞奏事訖赴朝如儀

二十五日乙酉宰執素幞奏事訖赴朝如儀　少保利州東路御前都統制吳璘除四川制置使

二十六日戊戌宰執掛服宰執服常服黑角帶入赴朝臨訖退出和寧門外漏院以俟掛服至辰時八刻在朝宰執百官並服孝服入詣几筵殿下立班俟前導皇帝至几筵殿下并陪位官行成服祭奠之禮訖皇帝歸幄次宰執百官詣東幄前左僕射陳康伯班首躬致詞奉慰兩拜訖退歸幕次皇帝還内宰執百官于几筵殿門外面南進名奉慰皇帝兩拜訖退仍服孝服晡臨如儀

二十七日己亥北使朝辭宰執已下及應奉人並免赴

朝臨是日後殿東廊閤壁設素幄駕坐宰執兩拜訖升幄殿相向立以俟人使朝辭皇帝宰制已下並首絰衰服掩面號慟哀動左右北使朝辭訖哀止授國書訖退

宰執奏請聽政第一表宰執已下並赴几筵殿門外面南拜第一次奉請皇帝聽政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幞頭常服黑角帶入都亭驛押接御宴同日禮房報值雨免赴臨又報二十八日朝晡臨如值雨並免如拜批答并拜表于宮門裏東廊上及絞縛蓆屋下立班

又閤門報准内降批答一道宰執銜者二十八日拜批
答并拜第二表
二十八日庚子宰執請聽政第二表宰執服孝服内殿
奏事畢退赴朝臨訖詣几筵設門外先拜批答兩拜訖
次拜奏請聽政第二表　北使高景山王全已下回程
高景山朝辭退至殿門上顧視奴婢求索手帕揩拭
面汗訖復授奴婢奴婢既受更不避畏景山率爾便將
所受手帕揩拭自已面汗而景山不之怒何其無尊卑

禮義之分不亦大可異哉　宰執奏請聽政第三表合晚臨而雨降免　汪澈御史中丞　王全高景山來聘言欽宗升遐及地界事且要將相四人侍御史汪澈奏疏曰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今日之勢誠弱矣陛下屈已講和厚其金繒謹其聘遺而彼輙出片言以撼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聖神圖國固無遺策然志不定則事不立議不一則功不成吾辭順而理直本固而心同是宜應之以權乘時而

動願陛下赫然睿斷置師江上而專付以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遣親信之臣徧撫軍士選有用之才預備繁使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哀痛之詔布告中外將見上下協心其氣百倍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已于是遷御史中丞入對素幄復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兵困弊軍士之廩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

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今局務之可省者多支費之浩瀚者廣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横用尚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要以徇今日之務事皆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八